

一本独具特色的写给年轻人读的老年书
构建沟通桥梁 | 投身爱心养老 | 弘扬中华孝道



歲月

在记忆里重逢

· · 养老院访谈录

suiyue zaijiyili
chongfeng

王国权 吴丹 —— 著

- 这一代人
- 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
- 是幸福安康的见证者
- 是人性光辉的见证者
- 是掌握胜利的见证者

-
- 凡尘俗事若能执着一辈子
 - 再没意义的事也会变得有意义
 - 有些岁月
 - 他们只能随着记忆再一次与故人重逢



歲月 在记忆里重逢

养老院访谈录

王国权 吴丹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岁月在记忆里重逢：养老院访谈录 / 王国权，吴丹著.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5155-1270-9

I. ①岁… II. ①王… ②吴… III. ①访问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1821 号

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，未经合法授权，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岁月在记忆里重逢：养老院访谈录

作 者	王国权 吴 丹
责任编辑	丁洪涛 雷燕青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10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1270-9
定 价	32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
邮编：100102
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64210080
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序言

我们终将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感悟

从黄童到白叟，中间隔着一整个人生。今时往日，我们终将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感悟。而伴随着这场感悟，时而喜极而泣，时而悲伤逆流，时而怒气冲天，时而平静如水……但不管是怎样的情感，不得不承认的是它深深地刻在灵魂上，印入骨髓中。它会在我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，被谁看到都觉得有我们独有的模样。

之前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：“树荫下，搬个小板凳一坐坐一天的老人到底在想什么？”有的人猜测是念念不忘的一段感情，有的人猜测是耿耿于怀的一个故事，有的人猜测是虚空无我的一种境界，有的人猜测是无人倾诉的一缕寂寞，还有人说，时间和空间的交叉反应，会导致老人们的时间变得飞快，一转眼就一天了。

我们关注养老事业 20 多年，接触各种社会型的老人数万，奉献过爱心百余次，与老人对话无数次，却从未真正地去领悟过他们心中真正所想的是什么。借由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决定去完成一个课题，即老人们真正在想什么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些想法一定会带着他们一生所体验到的故事一一呈现，而这些故事又不外乎恩怨情仇，故甄选典型故事用于体味百种人生。

在采访中，我们又意外地收获了养老院老人的生活现状，在此也一并陈述。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以孝道文化为基础的古老国度，所以在我们的认知当中，子女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，老人应该必须和子女住在一起。可是，如今这种模式逐渐不被认可，主要原因是一种传承了千年的价值观与当代生存状况出现了冲突。

我们家中的爷爷奶奶，他们有被赡养、被照顾的需求，可我们却连房贷车贷都还不起，面对结婚生孩子等现实的问题，导致家里几乎所有具备劳动力的成员全都要走出家庭，去赚更多的钱。那么到底谁来养老人呢？请保姆吗？少数家庭可以请得起，大部分人家是请不起保姆的，这就是现实。

越来越多的老人自愿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当中，实际上并非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破裂，而是他们无法承受孤独。他们的心情无处诉说，他们的需求

不被提供，更多的是老人在家发生突发情况无人急救。而现在的养老院基本上都有配套的医院，可直接近距离地提供医疗设施，养老院聘请的护理师全部都要经过资格认证，可以更好地照顾老人。养老院建设的意义正在于此，不仅保障了老人养护康复的需求，而且能够及时与老人建立沟通，让老人可以更好地发泄内心的情绪。

在多次沟通当中了解，老人们的世界并非大家所认知的那样混沌，反而因一生足够多的经验变得心胸开阔，容得下更多难言之隐，摆得清道理。也正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，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怀揣着耿耿于怀的故事，一部分人面带笑容看透生死……

本书甄选典型故事二十余篇，包括四个章节“在最热闹的地方感受最孤独”“也许哪一天就心想事成了呢”“耿耿于怀的人和事也都老了”“所谓真的放下大概就是生死笑忘”。这二十余篇故事不外乎人生的七情六欲，但凡尘俗世若能执着一辈子，再没意义的事也会变得有意义。

有些故事，谁说他们老了，就会忘了呢？

目 录



第1章 在最热闹的地方 感受最孤独

- 有时候，我一到晚上就会害怕 /2
一场梦境怎么能悄无声息地偷走记忆 /11
用一群人的狂欢来驱赶孤单 /19
我害怕自己会孤单地死去 /26
一个人再勇敢也抵不住孤单 /35
人生就是由无数次期盼组成的 /44

第2章 也许哪一天就 心想事成了呢

- 一生中最重要的执念 /54
我多想再叫一声“妈” /63
绝望的尽头，就是希望 /71
等到离开了，才想到她的好 /79
我坚信他会回来的 /87
信仰，是一辈子的事 /94
宁做丧家犬，不做亡国奴 /101

第3章
耿耿于怀的
人和事也都老了

- 此生最对不起的人，是俺娘 /112
- 其实我想嫁到城里来 /120
- 此生还不清的债 /127
- 一场错过的婚礼，两个人的遗憾 /134
- 念念不忘的，却不一定有回响 /142
- 有一种悲伤来自杳无音信 /149
- 原谅了他，可他听不见 /158
- 最疼爱我的男人，我欠他最多 /166

第4章
所谓真的放下大
概就是生死笑忘

- 一身正气算不上，问心无愧却是我 /178
- 真正学会放下，才能学会生活 /185
- 手写情书的年代，一生只够爱一人 /193
- 不怕死，才能好好活 /200
- 心怀感恩，才能对生活报以温柔 /207
- 是好是坏，过去的都不会再回来 /214
- 恨一辈子的人，最后就成了爱 /221

后记：

- 剩下的，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反思 /228

第1章

在最热闹的地方感受最孤独

大抵是有太多的口不对心，才让我们既无法深刻地理解别人，也无法被别人理解。就这样，一直被误会着，一直期待会有人懂。直到我们再也谈不动感情，再也讲不清道理，才开始将心底的话全盘托出，谈出来的是孤独二字，说出口的仍是孤独。

● 有时候，我一到晚上就会害怕

“我叫海云。”她从门里探出头来，来不及摘掉挂在额头上的门帘条，目送我离开，小声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海云，今年已 76 岁，是一位可爱又热情的老奶奶。我采访她两个多小时，相谈甚欢，竟然忘了询问她叫什么名字，还得让老太太追出来特意告诉我，这让我实在难以释怀，惭愧了很久。

海云来到养护康复托管院已经 4 个多月了，当我请求护理师向我推荐一位性格开朗的老人时，护理师马上就想到了她，并且把我带到了她的房间。

那天，天气相当不好，大雨滂沱，新闻上报道许多地区已形成洪灾。我们推开海云房门的时候，她正在兴致勃勃地打电话，一个人的屋子热闹得像是一群人一样，见到我们进去，她有一丝诧异，先是向窗外望了望，转而对我

们说：“（这么大的雨）你们干啥来了啊？”

她得知我们的来意，惊喜万分，连忙利索地将床上的衣服往身后掖了掖，示意我坐下，然后急匆匆地挂了电话。

我们的对话，就这样，在突兀与惊喜中展开。

“我不愿意跟那些老头老太太聊天，就算不下雨，我也不爱出去找他们聊天。有时候，天气好，他们就爱坐在树荫下面聊天，我不爱去。”

“哦？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他们啊，有的说话不利索了，有的头脑不太清晰了，有的脾气不怎么好。我还是喜欢跟年轻人聊天，就刚才那个小丫头（护理师）特别好，人又善良又可爱，经常过来找我聊天，给我解闷儿。别说，这里的小丫头们（护理师）都挺不错的，一天得来上三四次，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检查检查那个，我倒是方便不少。”

“省得您孤独寂寞了。”

“嗨，我不寂寞，我儿子闺女经常来看我，给我买好吃的。你看（指着电视旁边的小桌子）桌子上都是他们买来的零食，非要给我买，可是你说我一个人，哪儿吃的完啊，每次都剩下不少，最后烂了也给扔了。每次我都说别买那么多，吃不了吃不了，就是不听，儿女孝顺啊，就怕我吃不好喝不好，其实我过得好着呢！来这儿4个多月了，养着身体，膝盖都不怎么疼了。对了，你吃点不？我这儿有大红枣，刚洗的。”

“不吃不吃，谢谢您，儿女孝顺是好事，来这儿生活，是儿女给您选择的吗？”

“还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求来的。我刚来这儿的时候，大儿子根本接受不了，非说会被别人笑话，家里挺富裕的，住的是别墅，又不是养不起我，别人还以为他们不愿意养我呢，所以他心里不得劲，还跟我生了一顿气，娘在养老院，他们觉得脸上挂不住。是我自己非要来的，现在儿女都长大了，连孙子都结婚生了孩子，大家都住在一起，我还住在家里乱掺和啥啊。原先，我还能在家里给大家做饭，我做饭可好吃了，这几年不行了，腿（膝盖）疼得厉害，孩子们都上班，也没时间陪我，整天待着也没意思，还不如来养老院静养，还有这么多人陪着。”

“腿受伤了？”

海云小心翼翼地将裤腿撩开，一层一层，一共穿了三条秋裤。膝盖水肿得有些肥大，她拿手稍微戳了戳，看起来很痛苦。

“不知道是不是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我这腿肿得严重，也可能是年轻时干活累的。我现在都穿三条秋裤，怕冷，怕被风吹着。”

“您家里有几个孩子？”

我帮她把腿盖好，继续和她交谈，海云是个健谈的老人，不需要我过多的话语，她也能够侃侃而谈。

“我家里有五个孩子，三个姑娘，两个儿子。”她掰着手指头数着，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容，“原先我们那个年代的人，都以生儿子为骄傲，尤其是农村嘛，当时我结了婚头胎生了儿子，我家老头子特别高兴，家里人对我也很好。但是我家老爷子说生一个可不行，必须得生两个儿子！后来，我又怀孕了，是个姑娘。然后又陆续生了俩姑娘，我家老爷子就在想，是不是要不上儿子了。结果，上天还挺照顾我们，最后一个是小儿子。老爷子别提多高兴了，其实我们生儿子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，主要是为了给孩子找个伴儿，你说我们没了以后，孩子得多孤独。还是现在这样好，五个兄弟姐妹，一有事都往一块凑，齐心协力，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儿，你说是不？现在的家庭，就一个独生子，以后得多孤独，要是遇见个什么难事，也没人照应。”

“嗯，您说的这些，也确实是个理儿。”

“是呀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自由，比较自我，也没我们那会儿那么重视家庭了。其实也有好处，但如果以后有个事了，都没个帮衬的伴儿。就我们家这五个孩子，各个都特别听话，学习成绩又好，又不打架。人家街坊四邻都问我：‘你家怎么教育的孩子，从来没听说你家孩子闹翻过。’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家大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，领着这帮兄弟姐妹各个都那么优秀。我家大儿子以前是我们省电影院的院长，管播放电影的。后来被北京的领导看中了，调到北京来了。后来

退休了，自己做点生意，也赚了不少钱，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合伙干点事，根本不用我操心。”海云说起自己的几个子女，立刻精神起来，越说越起劲，比那个年代上战场杀过敌人还自豪。当然，哪个老人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呢？

可是，我又问了一个看似正常的问题，让活泼健谈的海云，一下子消沉起来。

“还是您和老伴儿教育得好，对了，您老伴儿呢？”

海云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她故作轻松地叹了口气，“前年就去世了。其实，他去世了也好，省得我整天担惊受怕。我老是跟儿女们念叨，我一到晚上就害怕，我被老头子给吓坏了。老头子大我几岁，也是个文化人。那年头啊，日子过得算不上苦，但也不怎么舒坦。突然有一阵子，老头子莫名其妙地就疯了。怎么说呢，那个吓人啊！脑子有问题的人，也没法交流，发起疯来，谁也控制不住。幸好子女们那会儿已经长大了，不然我一个人可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他疯了还打人呢，就这枕头底下，经常藏着一把刀，他每晚上都把刀藏在这里，没准大半夜就起来冲我一顿嚷嚷，手里还挥舞着刀。吓人不？谁也体会不到我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害怕。可是，没办法，老伴儿一辈子也不容易，清醒的时候还是挺疼我的。我又不能伤害他，又不能把他送去精神病医院，我也舍不得他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，子女有什么好吃好用的也都想着他。现在，他走了，我

一个人经常在晚上害怕，害怕黑，害怕万一有什么冲进来。说来也奇怪，他没走的时候，我也害怕，但跟现在不是一种感觉。所以，有时候还挺想他的，可是，人嘛，总有一天要离开，我想，我也就再坚持几年，也该去找他了吧。我每次这么说的時候，儿子就皱着眉头嗔怪我胡说，但是，谁不是这样呢？一辈子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你看，就这门把手，我让大儿子给我安上了锁，就是怕晚上一个人害怕。”

“您一个人害怕，干吗不在家里住？反而要来这儿呢？”

“原来我家儿子开过饭店，生意特别红火，我就给帮忙打理，每个月几万块钱跟玩儿一样，我年轻时做文职，算账啊，管理啊我都会，连买菜我都管。我做饭也好吃，家里的饭都是我做。他那个饭店交给我，他也放心，我给他赚了不少钱。但是人老了，身体就跟不上了，你瞧（掀开上衣），我去年肚子里长了一些瘤，做了个大手术，迷糊了好几天，腿也不利索了，我就不干了。心想着哪天没准我就找老头子去了，自从我不干了以后，他那个饭店也不如原来那么挣钱了。没办法，我得养着身体，才能多陪陪他们。我们家是个大家庭，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媳都住在一起，我生活得不自然，我还不如搬出来住呢！有一天，我和闺女溜公园，看到公园发的传单上有关于养老的信息，我就留了个心眼，回来就自己打了电话，执意要过来，我

大儿子刚开始可生气了，心里承受不了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他也接受了。最开始我是跟一个老太太同住，后来给我换了这间屋。我一个人住一间屋，经常会梦到我家老头子又拿刀吓唬我，吓得我东躲西藏，一晚上吓醒好几回。有时候，我一到晚上就害怕，害怕他又回来找我。”

初次见面，海云是个外向且活泼的老人，穿着枚红色鲜艳的线衣，烫着时髦的卷发，屋里物品摆放整齐，空气中流动着清新的芳香，完全没有七旬老人的模样，反而将老而精炼演绎得很好。她对子女的自豪感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姿态，都让人肃然起敬。

护理师说海云经常会一个人打电话，也喜欢跟别人聊天，每次路过海云的房间，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热闹的欢声笑语。可是，谁又能真正明白她这颗火热的心里藏着什么呢？

海云说：“有时候，我一到晚上就害怕。”我不知道她是怕我没听清楚，还是故意强调她的心声，反反复复地说了十几遍。她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，除了提到老伴儿的时候，掠过了一丝失落，其余时间她把自己调整得很好，没有再表现出来。

我想她说这句话的意思，其实是想告诉我：人生诸多无奈，许多事情无法选择，就像她老伴儿变成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，就像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，

可是不论这一生如何度过，老伴儿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她还是想他吧。

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“年老”这个话题不讲，似乎就是怕遇到这样难以释怀的悲苦与无奈，哪怕我们的人生足够美满，也无法让其停留。而岁月如耳聋的孩子，听不见我们的呼喊，一路狂跑，任你追逐。

海云表面的热闹与内心深处无限的孤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让我在面对她的笑脸时，多少有一些于心不忍，并不是对她的情况致以同情，而是对她能够自行化解现实的遭遇和心中的孤独，反而呈现出一副开朗的模样感到无奈。

我们站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一路拼搏一路走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疾苦悲壮，可单就无法选择命运这一条，便足够说服我们必须去释怀。

海云是我见过最开朗的七旬老人，心中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和无法抹去的忧伤和孤独，那么其他老人心中所思所想，大概不得而知。

后来，因为工作，我又去了一趟厚德养护康复托管院，我遇见了她，我问她是否还认识我，她定睛看了我很久，却答不上来。我想，岁月在悄无声息地抹去她的记忆，连同好的坏的一块儿都抹去，或许这样她就能平安度过往后的日子。我提示她，她才握着我的手，点了点头。我猜，她万万不会把那个让她触目惊心又爱又恨的老头子忘掉吧，